

## 陶然随园虫子间

□陈健全



阳春三月,我去南师大随园校区培训,不忘带上朱赢椿老师的《虫子间》等。想着如能到他的随园书坊一探,多有乐趣。

爱书人都知道,他身处随园,心系自然,2010年起,出版了《蚁呓》《蜗牛慢吞吞》《蛛骊》《虫子书》《虫子诗》《虫子旁》等。其中,《虫子书》获评“中国最美的书”“世界最美图书”。我也是读了他的虫子系列,以及刘亮程的《在南京听虫鸣》等,感悟书坊主人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,更似瓦尔登湖畔的梭罗,是位超然的智者。他会花一整天时间,观察蜘蛛的陷阱、竹篱笆上钻洞的木蜂、帮金龟翻身的蜗牛、蚂蚁军团的大战、老少尺蠖的散步……由此发现生命的哲理和意趣。

想不到,那天去南山专家楼报到,在校园3号门口音乐学院一下车,城堡似的红房子就在眼前。红色的烟囱与平房掩映林间,对着篱笆门的弧形大厅上方,落着三个黑色的虫子书集字——“虫艺馆”。看来,结庐在人境,不管车马喧。

次日请校方帮忙联系,约第三天下午接洽。下午五点,我们穿过山林小径,踩着落了一地的香樟叶子、枫杨果球,来到幽篁里的一扇小门,皇甫老师先带我们参观。

几株高大的枫杨树映在大烟囱上,随春风摇曳着一幅印象派的斑斓画卷。到底原为艺术学院的建筑设计,连烟囱——曾经烧瓷的窑,都有种叩击艺术的张力。当然,自从2023年成了朱赢椿老师的工作室之后,更是生机焕发,成了蕴藏灵感、激发创作的一方宝地。时近清明,恰是“小园几许,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,李花白,菜花黄”。步过金灿灿的油菜地,正莺儿啼,蝶儿舞,蜂儿忙。

步过天井,门厅一角的明式书案,刻有篆书“书巢”二字的石匾,以及陶罐插着的几枝莲蓬等,古意盎然,无疑透露出文人的情趣。

进了门,左手的弧形展厅,白地灰墙,陈列着虫子主题的系列书籍以及蝴蝶等模型,虫影婆娑,层出不穷。墙壁上虫子的作品——七星瓢虫噬咬过的树叶,其影像放大之后,画面宛如精灵之舞,幽深缥缈,给人狂野又坦荡的视觉冲击。旁边的盒子里,任由虫子们在表演,可谓虫子书的创作天地。而展厅中的“虫艺馆”三个字道法自然,来自采集的虫标本,叶子上的“虫”“艺”“馆”,即便是小学生,也会一目了然。还有,装裱的对联“月明竹影乱,星少虫鸣稀”,斗方“见云”,以及册页“虫子经”,看似天马行空,又确凿其词,不禁莞尔。想来,艺术就在似与不似之间,方臻妙趣。更妙的是,有根朽木尽是虫洞,拓于宣纸,密密麻麻的虫文有如天书,又似碑拓,真是化腐朽为神奇。

出门,杂树林下的二月兰已蔚然满坡,络石、凌霄、常春藤等初露新生。又到坡后的泥蜂舍,它的模样怎么说呢,

像潜艇,像鲸鱼,又像蠕蠕爬动的虫子。转入半潜地下的泥蜂舍(见上图),土黄色的壁龛、土炕,给人窑洞里的感觉,又不失时尚。有意思的是,壁龛内的摆设皆取材自然。如,虫蛀的木头雕成了花瓶,屋后废弃的蜂巢则当花朵,别生禅意。在洞口,见到一幅画——朱老师与泥蜂共同托举泥蜂舍。听介绍,这是朱老师偶然见到一个泥蜂废弃的巢穴,他突发奇想,自行设计、亲自修建,历经三个多月盖起来的,朱老师可喜欢待这儿听“蜂言蜂语”。

那时,刚送行诗人文北岛的朱老师笑盈盈地来了。平生初见,但他一头披肩发,一副圆框眼镜,一袭中式外套,尤其让他发自内心的笑容,我早已叠印在心底。朱老师温润又率真,邀我们到庭中入座,就在油菜地的前院,并说油菜花开得挤起来了,蜜蜂也多起来了。他指着搁在矮墙上的蜂箱说,今年养了八万只蜜蜂呢。

从怎么搬到红房子,从《虫子书》到新书《虫子间》,及其为刘亮程、格非等设计的书籍,他津津乐道。前不久我正好读刘亮程《大地上的家乡》,聊起书中一席话“我们在虫子千百年来走过的路上。我们和虫子一样往时间深处走,没有谁走得更快更慢,也没有谁走得更长或更短”,朱老师自是泰然一笑。

谈起观虫日志,他说,早上6点半起床,洗漱、吃完早饭后就会来到工作室,之后,基本上一整天就待在这里。

现在,红房子更大了,事情也更多了,要种草,要打理,园子、虫子都要慢慢养……他说着,禁不住起身到竹篱笆前,指着木蜂钻的小圆洞说:木蜂在建新家啦。只见一只木蜂一个劲地在竹管上钻孔,彩虹色的翅膀震颤出春日的序曲。这久违的一幕,不禁让我找回童年:春暖花开,老宅的屋檐上时有木蜂钻洞,待其毛茸茸的身子进了洞,我伸树枝堵住洞口,瞧它怎么出来。

那日天暖,花田采花的小蜜蜂尤多,还有一批飞向空中。朱老师说,校园里许许多多的花也开了,它们很快会飞回来通风报信,话音未落,朱老师惊鸿一瞥,发现油菜叶上有虫子书,忙唤我们看——一个“虫”字,如同神迹。大孩子似的他兴奋不已,掏出手机,一阵狂照。来到虫子间的我,这下理解朱老师所言:“我每次在菜地里找虫子的那一刻,会知道当下的喜悦是什么。每个人都有关于‘菜叶子’的理由——对我来说,可能是看到一片菜叶子;对你来说,可能是看到一篇好文章;对他来说,可能是吃到一样好吃的东西。这都是可以的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创作,体验,欣赏别人的作品,也是很美丽的。”

陶然中,我得偿所愿,朱老师为我带着的书签了名,并加了微信。我刚返程,喜闻虫艺馆又添虫子书——乙巳的“已”。我点赞,应了乙巳如意吧,一切在滋长、在创造。朱老师马上回了一个哈哈笑脸。

悠了半天,在菜场的角落我看到地上堆了一堆毛豆,壳子带着微微红色的毛,与我之前买到的牛踏扁很像同一种,便跟摊主确认:“你这是什么毛豆啊?”

她答:“相思毛豆”。

剥开一个豆荚,青中带红,这和我十月中旬买到的分明是同一种呀。于是,欣然买下六斤。回家路上,我在心中默想:“相思毛豆”这名字倒是起得浪漫。

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。用“相思毛豆”来表达我对同学的友爱,想想还蛮有意思。

聚会结束后,我又买了两斤牛踏扁,送给公婆品尝。我得意地告诉他们,这款毛豆可好吃了。没想到,公公竟说:“五十几年前,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南通时就吃过了。是挺好吃的。”

啊!原来家乡南通也有牛踏扁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南通人,我竟然不知道,真汗颜呀。

不过,该遇到的总会遇到。兜兜转几十年,我终于遇到了牛踏扁。

## 牛踏扁

□展颜

五谷不分、不事稼穑的我,之前并不知有一种毛豆,名叫:牛踏扁。

第一次听到“牛踏扁”,是在数年前的一个春日。那天,我去浙江乌镇玩,喝了一杯当地的熏豆茶。这是乌镇迎客三道茶中的其中一道(乌镇迎客三道茶分别为铁观音、熏豆茶、花茶),茶水加入了熏青豆、胡萝卜丝、橘子皮,味道是咸的,我喝不习惯。

当我在朋友圈晒出熏豆茶的图片,一个上海的朋友评论道:“咸味的茶我也喝不惯,但单吃熏青豆却是别有味道的。你知道这种豆子老上海叫它什么吗?”

我答:“不晓得呀,叫什么?”

她回复了三个字:“牛踏扁。”

看到这个名字,我咧嘴笑了。这名字好生奇怪。虽然心中有些好奇,我也没刻意去找,该遇到的总会遇到。

去年国庆节,同学聚会,常熟同学给我们带来了常熟特产熏青豆。她说这次买的是普通毛豆熏制的。等过几天有了牛踏扁的,且她也能抢到的话

(这个品种的毛豆产量很小),就再给我寄一些。

第二次听到牛踏扁,我的好奇心就翻了一倍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毛豆呢?

十月中旬的一个黄昏,我去超市,路上遇到一个老伯在卖菜,只有三四样品种。老伯是从奉贤区过来的,卖的菜都是自家农田种的。我买了他的玉米,突然听到边上有个大叔在问老伯:“今天还有牛踏扁吗?”

啊,牛踏扁!再次听到这三个字,我兴奋不已,赶紧买下一斤,花了七元钱。比普通毛豆贵一点点。

剥开一只豆荚,发现绿色豆子上带着红色,而普通毛豆一般是全绿色的。除了颜色不同,侧面差异更大。普通毛豆是饱满圆润的,牛踏扁的侧面则很扁,仿佛被牛踩扁了一脚变扁了,原来“牛踏扁”的名字是这个意思。再来对比正面图,清晰可见牛踏扁的豆子要比普通豆子大一些。

老伯告诉我,牛踏扁是秋天的时令

菜,一般九月上市,十月底落市。这种毛豆口感很糯,品质在毛豆家族里属佳品。

发了牛踏扁的图片给常熟同学看,她第二天就去炒货店买来了牛踏扁制作的熏青豆。她给炒货店阿姨看了我拍的牛踏扁。阿姨告诉她,牛踏扁也分几个品种。我买到的这个品种叫眼眉毛,也叫紫罗豆,因为烧熟后整个豆就会发紫。这种牛踏扁不适合做熏青豆,但作为豆类蔬菜烧来吃口味也是极好的。

确实极好吃。我剥了一盘子青中带红的牛踏扁,配上绿色辣椒和红色甜椒,大火热炒,果然就变紫了。这盘牛踏扁,赢得了老公的高度赞扬。

后面一周,我们有一个小型的同学聚会。我寻思着给同学们带点牛踏扁做伴手礼。去超市路上没能再遇到奉贤老伯,于是就去菜场里寻找牛踏扁。看到一个摊位前竖着“崇明牛踏扁”的牌子,剥开一看是圆形的豆子,那肯定不是牛踏扁,我仿佛成了毛豆专家。转

悠了半天,在菜场的角落我看到地上堆了一堆毛豆,壳子带着微微红色的毛,与我之前买到的牛踏扁很像同一种,便跟摊主确认:“你这是什么毛豆啊?”

她答:“相思毛豆”。

剥开一个豆荚,青中带红,这和我十月中旬买到的分明是同一种呀。于是,欣然买下六斤。回家路上,我在心中默想:“相思毛豆”这名字倒是起得浪漫。

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。用“相思毛豆”来表达我对同学的友爱,想想还蛮有意思。

聚会结束后,我又买了两斤牛踏扁,送给公婆品尝。我得意地告诉他们,这款毛豆可好吃了。没想到,公公竟说:“五十几年前,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南通时就吃过了。是挺好吃的。”

啊!原来家乡南通也有牛踏扁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南通人,我竟然不知道,真汗颜呀。

不过,该遇到的总会遇到。兜兜转几十年,我终于遇到了牛踏扁。

## 美食轮回

□陈凤兰

本土作家张嘉佳在作品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中说过这么一句话:美食和风景,可以抵抗全世界所有的悲伤和迷惘。于是,我便一辆车,一个人,一份悠然自在的心情上了路。我要像沈从文在《湘行散记》中所说的那样,去走许多地方的桥,去看许多次的云,去喝许多种类型的酒,去见各种各样的人……

一路上风景的变幻自不必说,从冲积平原到九曲十八弯的山区,从白沙碧海的海边到山势嶙峋的高原,从小桥流水的江南到绿水湍流的南方……一声声“哇哦”“哇哦”的惊呼声中,眼睛里闪烁着对异乡风情的惊奇与赞叹。而我却更想在口舌上去体会他乡美食,用美食来治愈一路的疲乏与辛苦。

刚到浙江,东极岛的油焖大虾、红烧带鱼、爆炒油麦菜,外加一碗白米饭,虽然物价贵点,但荤素搭配,鲜香脆咸,还是让我们同行的江苏人觉得可口。后出岛几日,依旧沿着228南线继续走,眼前不断出现的海水蓝天画面,身侧山头一个连着一个,让我们每天都在生发“山海情”。到吃饭点,就挑锁上的夫妻店,面对鱼缸里静卧的螺类贝类,游来游去的鱼类、爬来爬去的蟹类,我

们决定继续整几盘海鲜:辣炒蛤蜊、香辣鱿鱼、红烧鲅鱼,外加一碗青菜汤,一顿中饭就这样心满意足中结束。此时还感慨,江浙沪就是江浙沪,基本饮食都是米饭配菜,荤素搭配,海河鲜味相融。且饭店厨师的手艺总好过我们这些家庭妇女,出外点菜吃饭本就是犒赏与享受。那满足与惬意,不言而喻。

到了广西,什么米饭、面条啥的几乎没有看到了,宽的窄的,圆的扁的,细的粗的,满眼看到的都是粉。粉看起来像面,其实也就是大米磨成浆然后加工处理而成的。肠粉、簸箕粉、螺蛳粉、叉烧粉、酸粉、米粉……我在一排米粉种类中不知所以,于是自作聪明地说“跟前面那人一样”,于是我等到了一碗叉烧米粉,然后自己学着别人一样加葱,油炸豌豆,辣椒啥的。等坐下来,才发现所谓叉烧不是我理解的烧腊肉,而是烟熏肉,云贵川的特色肉,我有些不习惯,于是胡乱捞些米粉,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。最终回到车内,赶紧掏了几块饼干,再啃几口牛奶,算是解决了早餐。

我曾吃过河南特色胡辣汤,可接受不了它的麻辣与咸口味;我曾吃过武汉热干面,芝麻酱拌和,干噎着脖子都伸长了;我曾吃过陕西的羊肉泡馍,可总觉得面饼子没熟,生得慌,我曾在贵州吃各种炒菜,却不喜欢在辣椒堆里找零星肉的麻烦。其实这都不是我评判是否美食的标准。回程经过安徽服务区,终于看到25元两荤两素的自助餐。米

饭配上炒蒜薹、西红柿炒鸡蛋、粉蒸肉、小青菜,一下子味蕾就觉醒了,不消一会儿,一碗饭就见底了。

不禁想起《料理鼠王》里,美食家面对一碟杂烩蔬菜,一下子就穿越到童年时光,穿越到那个阳光正好的中午,妈妈从厨房里端来的一碗蔬菜什锦汤。也许美食不在于食物美不美,而是我们习惯于什么食物,我们体内的菌群需求什么食物,家乡习俗让我们熟稔什么食物。当习以为常变成刻在基因的密码,我们便有了喜好,便有了憎恶。

作为人类,我们的食物在保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水的六大营养素上,运用煎炒烹炸、熬炖溜烧等烹饪方法,最终形成色香味俱全的八大菜系。至于我们自己喜欢什么菜,不喜欢什么菜,只需迎合自己就好。

旅行即修行,美食与否不重要,重要的是学会破执。你不喜欢的正是别人钟爱的,你喜欢的正是别人厌弃的。一切皆幻相,唯有口味习惯与否。食物仅是食物而已,以慰皮囊,以延生命。而经历与体验,才让我变得丰富与厚重。

一切皆是轮回,美食亦是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 运河笔记(组诗)

□王蝶飞

◎飘满往事的运河  
初夏的雾气,远去的货船  
鹭鸟掠过  
水墨似的皱褶,一圈圈荡漾  
让我的思绪,一直在陈述

与一条河流相遇  
已整整四十年了  
飘满往事的运河  
水光潋滟,荡漾着风花雪月  
通吕运河的烟波里  
我愿是一尾鱼  
不忍心,去触碰昨天  
过往动荡的岁月  
沿着内心的时光  
我回到童年的懵懂  
消逝的水泥船  
在莫名的惦念里归来

站在运河岸边  
我怀揣落日的心跳  
依附花香的栏杆  
一些村落,被情侣抚摸过  
一些章节,被异乡人牵挂过  
一些流水落花,被我在月光里打捞过  
这些魂牵梦绕的记忆  
流淌着运河水的悠悠情思

◎运河绿廊的舞者  
运河绿廊在她的脚下  
一次次旋转、跳跃  
路灯被她的身影  
拉伸出无形的韵律。

裙袂的弧线,有时凄美  
有时热烈  
只要一阵风,一束光  
就足够了  
这舞台,就是她的  
只要舞出精彩  
就够了,一支舞  
也许就是淋漓尽致的一生。

◎通江达海第一河  
从南通的码头到吕四的渔港  
一条河  
牵着江与海的衣襟  
七百年的梦  
被通吕运河的潮水轻轻唤醒

南宋的风  
吹过咸淳元年的堤岸  
1958年的铁锹  
掘开了新的河床  
泥土的芬芳混合着汗水的咸  
在江海大地上  
流淌成一条银色的血脉

大洋港的闸门  
守护着入海的方向  
节制闸的倒影  
在月光下摇晃  
像时间的指针  
指向潮起潮落的远方。

如今的河水,依旧载着船只  
驶过崇州的繁华  
穿过通州的田野  
在海门的晨雾中轻轻流淌

这是一条河,也是一条路  
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  
盐粒早已融化  
但河水的咸  
依旧在岁月的唇边轻轻诉说

◎运河与白云  
白云要收藏多少吨运河水  
才能将流浪的心变色  
它俯瞰着运河的柔波荡漾  
似在寻找久违的故乡

运河与白云从来就不争高与低  
白云在高处,它常常比运河更低  
运河在低处,它常常比白云更高

白云知道:它的高  
仅仅是一个幻觉  
运河知道:它的低  
是一些青蛙的错觉

运河忙着做自己的事  
养活两岸的庄稼、村庄、爱情  
白云也忙着做自己的事  
保持自己的优雅、超脱  
当月光切开水面  
我们终于看清那些褶皱里  
藏着整个时节的倒影  
每一粒盐都在寻找  
被运河冲散的海岸

◎静守一段时光  
当夕阳的余晖

把一缕淡黄留在岸边  
蒲公英的花朵  
在两岸的暮色里开放  
时间斑驳了风花雪月  
文字点燃思绪  
依然闻到阳光的味道

来到运河边  
在每一个枝叶间  
每一朵涟漪上  
——放养我的诗歌

静守一段时光  
与运河边的晚霞  
演绎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 
在滚烫的热吻里  
倾诉美丽的晶莹